



# “瓦片经济”成过去，高新产业筑未来

## 京郊农村西北旺的蝶变之舞

本报记者季小波、吉宁、尹平平

西北旺镇，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部，原东北旺乡和永丰乡合并而来，是西山脚下的老镇，这一地区长期以农业生产为主，是典型的京郊农村。

然而，虽然地名带着个“旺”字，但数千年来，这一地区似乎从来没有真正“旺”起来。“远嫁玉渊潭，近嫁四季青，誓死不嫁穷永丰。”当地老百姓早些年的谚语，隐含着西北旺人的无奈和心酸。

新中国成立后，西北旺镇域和地名几经变迁，但变来变去，西北旺始终没有甩掉一个“穷”字。进入21世纪，该镇辖区内的唐家岭村，更因“北漂”聚集，一度成为闻名全国的“城中村”无序发展的典型。

千年困于茧，何日能翩跹？今天，我们再次走进西北旺，探访这个老镇在新时代的变化。

### 告别“瓦片经济”

### 城中村旧貌换新颜

初冬的中关村公园，草木随风荡漾，风姿绰约，在阳光的照射下，变成金灿灿的一片。苍松挺拔而立，郁郁葱葱，青砖绿瓦与踏青小径相映成趣，锻炼健身的游人三三两两，玩耍的儿童嬉笑而过。

这里就是唐家岭村的旧址，也就是多年前人们所熟知的那个“脏乱差”的城中村。

曾经的流动人口聚集区唐家岭村，因一本《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而广为人知。污水横流，垃圾遍地、道路狭窄、治安混乱……这是唐家岭居民共同的记忆。

“以前的日子没法说，外地来租房的人特别多，晚上有的时候水、电都用不上，出门走的都是泥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84岁的王旭臣在唐家岭村已经住了超过60个年头，回忆起这些往事，忍不住叹气。

“大家也没什么挣钱的路子，就是出租房子。为了多租房子，好多人都在自己家房上加盖楼层，最多的盖到7层。”王旭臣回忆。

在21世纪初期，随着永丰基地、中关村软件园的建成，一大批企业开始入驻，与其毗邻的唐家岭因为低廉的房租和便捷的交通颇得上班族喜爱，人员日益密集，逐渐形成城中村。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党委副书记余新星介绍，曾经的唐家岭村户籍人口3000多人，流动人口却达到7万多人，是典型的人口倒挂村，环境脏乱差，安全隐患突出。

“一到夏天，空调跳闸，水压不足，好好洗个澡都是难得的事。”余新星说。

2009年底，北京市启动50个重点村改造，唐家岭被纳入改造范围。经过几年努力，村民陆续回迁上楼。唐家岭旧村拆迁后，在原址建设了中关村公园，目前已建成面积占地4300多亩。一个脏乱差的城乡接合部村庄变成了现代化的社区和城市“绿肺”。

“我是做梦也没想到能过上现在的日子，生活条件好了，能住上楼房，烧上暖气，还给办了医保、养老保险，完全不用依靠子女。”住在距离唐家岭村旧址不远的回迁楼里的王旭臣说。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为“三农”发展指明了目标和方向。从“脏乱差”到“森林公园”，唐家岭的变化，是西北旺变迁的一个缩影。

余新星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北旺镇依靠上级政府支持，积极推动区域内村庄的改造工作，进一步消除公共安全隐患，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同时鼓励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打破“村村各自为战”的局面，全镇10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入乡镇与生态科技园深度融合发展模式即“一镇一园”建设，以镇政府主导、镇属集体企业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统一分配的模式发展集体经济，保证农民的稳定、持久增收。

目前，唐家岭村级股份合作社产权制度改革全部完成，让全体村民入了股，村民变成股民，同时安排岗位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利用村里的闲置土地做开发，在集体土地上建设公租房，建设商用办公楼和商场，积极争取高新技术企业、互联网公司落地，让唐家岭告别利用房租收入为主的传统“瓦片经济”，走上一条可持续



▲左图：西北旺镇唐家岭村民回迁后的新家园。右图：唐家岭村旧貌。

(西北旺镇党委宣传部供图)

发展的道路。现在唐家岭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村民人均年纯收入从2009年的1.1万元提高到2018年的4.2万元。

在充满生机的中关村公园，村里原有的部分砖石瓦片和门牌构成了“老街印象”等景观，废旧建材“重生”与远处拔地而起的高楼交汇织出一道美丽的风景。

### 高新技术企业聚集 新动能逐渐形成

十余栋玻璃幕墙高楼鳞次栉比，直上云霄，办公区的工位上，无数工程师正在忙碌地敲打着键盘。坐落在西北旺中心地带的中关村集成电路设计园，建筑面积超过22万平方米，主要吸引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软件服务类企业入驻。

得益于便利的交通和配套设施，现在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北京乃至全国的客户考察办公楼宇。招商部门的工作人员接待着一波一波的考察团队，楼下的星巴克咖啡、品牌餐饮等店铺门庭若市。

“开园不到一年时间，已经有47家企业入驻，员工规模超过2000人，估计到2020年底，园区基本就能招商完毕，没想到发展这么快。”刚刚结束一场客户接待会议的中关村集成电路设计园公司董事长苗军感慨地说。

不单单是这个园区，与它毗邻的用友产业园、中关村壹号等高新技术园区相接壤拔地而起，发展态势喜人，多家知名企业正在迅速成长，一个成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初露峥嵘。

蓄势破茧欲化蝶。从“城中村”到高新技术园区聚集，如此华丽的转身得益于当地政府联合市场力量主动出击，前瞻布局。

围绕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西北旺地区进一步吸引高精尖端产业的集聚，逐渐由村镇基础设施建设向支撑中关村科学城建设转型。各有关部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出了对于落户企业的房租减免政策，房租减免幅度达到50%；针对已经入驻的企业，为企业员工争取公租房，解决居住平衡问题。

在西北旺工作生活的李莹，是在北京兆芯公司工作的一名软件工程师，自2015年来北京工作，一直居住在回龙观，每天往返于五道口和回龙观之间。

“通勤的距离其实不长，就是上下班高峰的时候人太多了，地铁也挤不上去，住的又是合租房，条件太差了。”

2018年底，李莹所在的公司整体搬迁到了位于西北旺的集成电路设计园。

“刚开始搬到西北旺的时候，确实想不通，觉得这是个落后偏远的地方。搬过来才发现，条件真的非常好，工作环境很舒服，我也通过公租房申请分到了房子，从家到上班地方只需要

10分钟。”李莹说，现在她已经结了婚，决定和爱人在北京扎根下根。

西北旺镇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将投入使用的18万平方米的公租房项目，和将要开工建设的12万平方米集体土地租赁住房项目，以及正在规划建设的中小学校，满足基本住宿、教育需求，让企业来了、留得住、干得好。

“我们项目还没动工，多家企业就已经与我们接洽，购买事宜了，西北旺地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负责中关村壹号运营的实创亿达公司董事长冯戈说。

在西北旺北部地区，故宫博物院北院的建设已于2018年启动，目前正在加紧推进。

未来，这里将是用地面积超过60公顷、总建筑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的综合性文物建筑，南侧临水、北面叠山，与不远处的“三山五园”交相呼应。大规模的现代化常设展厅和一系列专题展厅、临时展厅，使文物展示数量有望超过故宫博物院本院，预计每年将迎来300万游客参观。

“依靠故宫北院、中关村科学城北区建设的有利背景，我们正在把西北旺建设成海淀科技发展的新腹地，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大数据等产业，协同周边地区教育、科技优势资源，促使人才、技术、成果、资本、管理、品牌等创新要素不断辐射溢出。”海淀区委书记于军说。

家有梧桐树，招得凤凰来。

拉卡拉、小马智行、赛尔科特等一批优质企业已经落地，中航大悦城建设进入到落实阶段，占地147公顷的“一镇一园”项目逐渐形成，相关园区的产业孵化器开始运转……

“把高精尖引进来，尤其要把创新企业引进来。”苗军说。

产业政策不断创新，科技领军人才争取汇聚，科研成果层出不穷，高精尖产业加速集聚，西北旺地区科技文化融合机制正在形成。

### 剥掉“白菜帮”

### 非首都功能逐渐疏解

从科技园区宽阔的马路转向一段狭窄的乡道，走不多久，一片规模不大的厂区映入眼帘，这里是“绅士衬衫”的总部。曾经，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西北旺，最为出名的品牌之一就是热销全国的“绅士衬衫”。

从一个地地道的村办小厂变成拥有独立品牌的企业集团，作为乡镇企业的代表，“绅士衬衫”曾在20世纪90年代获评“中国十大名牌衬衫”，一度年销售达上百万件，产品远销欧美多个国家。

20世纪90年代末期，“绅士衬衫”已经发展成为拥有上百亩制造厂房、1200多名员工、年销售收入超过2亿元的大型企业。最鼎盛时期，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都要排着队在工厂

门前等着提货。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北京的一些经济业态越来越不适应首都的功能定位，患上了“大城市病”的北京不堪重负，“绅士衬衫”这类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也面临转型升级的历史性选择。

2017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明确提出“减量发展”的要求。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北京正在努力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发展‘白菜心’，做好疏解工作是十分迫切的。西北旺同时兼具建成区、城乡接合部和平房村多种形态，我们推出多项政策、有序疏解，为高新技术产业、文化产业留足空间。”西北旺镇党委书记赵小云说。

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大背景下，“绅士衬衫”这样一家曾经的明星企业，主动关停了在西北旺地区的制造厂房，将工厂和团队迁移至河北、浙江等地，只在北京留下了研发和销售基地。

“我们腾退了所有的厂房用地。”绅士衬衫公司董事长丁宝和说，“企业能发展起来得益于国家的政策，现在企业的发展方式已经不能适应首都的需求，我们就要服从大局，响应国家的号召，主动做好产业的调整，做好自己公司的转型工作。”

不单单是“绅士衬衫”一家企业，围绕故宫北院、中关村科学城等重大项目的落实，利用腾退空间发展高精尖端产业、补充配套服务短板，西北旺地区加速推动中关村科学城北区建设，加强环境综合提升，整治开墙打洞、城乡接合部和传统村庄改造、疏解一般制造业……

“一个追求速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是大势所趋。我们企业要打造好自己的专卖店、直营店，做定制化服务，做好转型去拥抱这个新时代。”丁宝和说。

目前，西北旺地区的疏解整治促提升取得了显著成效，已经有8个村庄实现了改造腾退，涉及1.4万余名居民，仅剩下4个平房村待改造腾退。

商业、教育、科技等领域不断发展，经济发展质量、人居环境质量、人民生活品质和城市竞争力进一步提高，环顾今天的西北旺，随着产业空间的释放、故宫北院的建设，作为中关村科学城北区的重要承载地，全新的西北旺正在加速化茧成蝶，实现瘦身转身之后蓄势“轻盈腾飞”，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真正“旺”起来，成为海淀北部发展的新地标、新引擎。

# 内蒙古牧区老年人有了安度晚年的“家”

## 四中全会精神在基层

俱全。

据了解，爱祺乐牧民养老园区是锡林浩特市政府利用公租房打造的居家型养老园区，并委托企业运营管理，入住老年人只需按公房标准支付用房租金。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发放《为老便民券》，可为老年人提供家政、维修、代办等服务。

目前，爱祺乐牧民养老园区已入住495户、828名老年人，其中养老育幼158户，实现了锡林浩特市70%的牧区老年人进城养老。

地处祖国北疆的锡林郭勒盟牧区地广人稀，牧民居住分散，牧区现有60周岁以上老年人3万人，占牧区人口的15%，占全盟老年人口的19%，牧区养老需求日益增大。

锡林郭勒盟委委员、行署常务副盟长赵德永介绍，为解决牧区老年人居住分散、服务半径大、覆盖能力有限等难点，全盟按照“集中居住、

养老育幼、政府扶持、多元运作”的牧区养老服务模式，结合实际探索牧区养老新道路。已建成和在建牧区集中养老项目8处，床位达到5100多张，老年人自我管理、隔代育幼、情感慰藉等多种需求得到有效保障。

在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哈乐穆吉养老院，65岁的英吉玛老人正在与其他老人下蒙古象棋。

英吉玛老人家住距离别力古台镇150公里外的牧区，6年前，为了陪孙女上学，英吉玛决定搬到旗所在地的别力古台镇哈乐穆吉养老院生活。如今孙女已考上高中到盟里读书，但英吉玛老人却舍不得离开养老院。

“在哈乐穆吉有很多跟我有着相同经历的牧区老年人，我们一边照料孙女一边还能聚在一起聊天，这里已经变成了我的第二个家。”英吉玛说。

哈乐穆吉养老院负责人邹艳文说，哈乐穆

吉养老院“养老”与“育幼”的结合，打破了常规的养老模式，统筹解决了牧区养老、孩子上学和牧民进城的问题。现在，养老院已经入住425户，共有牧区老人799人、儿童179名。

对于养老院，锡林郭勒盟全面贯彻落实投融资、土地供应、税费减免、建设运营补贴支持等优惠政策，将公租房、廉租房、保障房政策整合起来，政府统筹管理，企业承包运营，有效降低各类成本，推动了养老机构健康持续发展。

锡林郭勒盟各地还不断完善多元投入机制，多途径筹资5.3亿元完善养老机构建设，通过推广公建民营、民办公助、互助养老等多种运营模式，探索城镇保障性住房向牧区养老群体延伸等政策扶持，牧区进城老年人每户居住成本由每年8000元左右降到了5000元以下，实现了“老年人住得起、企业办得起、政府扶得起”的目标。

新华社记者  
樊曦、谢俊、齐中熙

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火遍大荧屏，“小魔童”满满的个性扑面而来。

2019年，《流浪地球》获粉无数，酷炫的场面让人们记住了“中国特效”的魅力。

2015年，《王者荣耀》一举成为“现象级”科幻手游。

你也许不知道，这3个深具魅力的“魔童”都降生在一个地方——中国西南·成都·天府新区。

在2019年渐入尾声的时候，新华社记者调研新经济，记录新职业。成都，成为观察新经济新职业的窗口。

特效制作师、电竞运营师、新文旅开拓者、街头艺人、职业验房师、川菜点菜员……成都的新职业名录让人感觉很新鲜。

沿着成都天府大道向南，穿越成都高新区，直到国家级新区天府新区。

“新”字打头，这里有着中国西部最大的新经济活力区。单说“天府三街”——天府三街、四街、五街，就密布着上百家新兴经济企业，从5G与人工智能，到数字文创与网络视听，再到大数据与网络安全，他们是中国经济蕴含的“新兴力量”。

那3位“魔童”就诞生于此。“三街”上，有《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创作团队，有创造《王者荣耀》的天美工作室，还有承包《流浪地球》4成特效制作的墨境天合公司……

墨境天合公司成都负责人说，公司特效工作人员团队非常有朝气，以“90后”为主，有不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未来我们计划在成都建立千人的制作基地，让更多的特效制作师展现‘中国特效’的魅力。”这位负责人说。

成都留人。成都自古以来城市心态多元洒脱。管你是何方“魔童”，管你是哪种新业态、新技术、新产品，成都都愿意看一看、听一听、试一试。

接下来，向东走，“城无疆，和生美。”市民公园东湖公园因为一出剧，正在成为艺术部落的聚集区。

“不仅有剧，有剧场，还有东湖当代艺术馆、众创空间咖啡、偷心火锅、偷心酒吧等等衍生业态。”文创企业城上和美集团总裁何平说。

何平口中的“剧”就是城上和美打造的《成都偷心》，一部你可能一场看下来要走上两万多步的剧。

它，没有固定的舞台，没有固定的观众席位，流动性的演出风格，让每一个观众看到的情节都可能不同。演出有3个入场口，观众自己选择想看的故事，选择进入的入口，并在重要的场景出现时再去选择接下来想跟进的情节。

何平说，自今年6月首场演出以来，《成都偷心》场场爆满，很快就成为成都必“打卡”的网红剧。

再到市中心。街头艺人，这个在西方司空见惯的职业，为巴黎、维也纳等众多城市增添了不少“魔力”和魅力。在成都，他们也正在成为一道亮丽的新职业“魔力”风景线。

出生于四川，毕业于深圳艺术学校的小川，北漂过，最后选择回成都发展。去年，这个1993年生的小伙子在做钢琴培训老师之余，又和两位小伙伴在成都成立“逆向思维”乐队。小川自己作词作曲，两位小伙伴是吉他手和低音贝斯手。他们常常在市中心的春熙路、太古里等地的街头表演。时不时，有学生循着熟悉的声音而来，一看果然是老师啊，赶紧来个自拍发朋友圈。这种时候，小川心里